

一四二. 因此, 沙拉查政府實際上已以其自己的行動等於把葡萄牙置於聯合國範疇之外。該政府曾拚死掙扎想繼續使安哥拉受葡萄牙殖民地的奴役控制, 曾漠視並公然破壞憲章及聯合國對安哥拉通過的所有決議案。請問在這些情形之下, 如果沒有憲章規定的強制辦法, 沙拉查及其政府會被勸服改變其對安哥拉的政策並以和平手段准許安哥拉人民真正自由及獨立嗎?

一四三. 所有對沙拉查而發的勸說與高調的呼籲, 譬如我們所聽到的澳大利亞代表在此發表的演說, 只是表示說話者的天真, 否則就表示他們不願面對事實, 或假託談判為名欲宕延此項重大問題的解決, 而鑒於葡萄牙目前的立場或不如說鑒於其法西斯政權, 談判是顯然不會造成任何具體結果的。

一四四. 聯合國現在渡過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而安哥拉問題業已成為最迫切的殖民地問題之一。殖民地人民對聯合國的一般看法乃至對其在國際問題所佔地位的看法主要須看大會本屆會對安哥拉問題所採取的決定。如聯合國自己表示破產, 無力採取確實的行動保證實施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這一項歷史性宣言, 又如聯合國不制止安哥拉的殖民地戰爭, 不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那末安哥拉的人民乃至其他殖民地的人民就沒有疑問會對聯合國失盡一切信心。

一四五. 蘇聯國務總理赫魯曉夫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對殖民主義者所發出的警告在這個時候看來是切合時機和特別有份量的。他說:

“如殖民地國家違抗聯合國繼續阻撓受壓迫人民的解放並反對其獨立, 這些人民除以堅決的鬭爭掃除其前途的障礙而外, 別無選擇餘地。在這個鬭爭中他們是不會孤立的。”

一四六. 安哥拉人民要求自決及獨立得到聯合國多數會員國的支持。若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違抗多數國家的意志, 那就自找倒霉了。葡萄牙政府拒絕實行該宣言的規定只是加劇國際衝突與緊張情勢, 因而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這個問題的責任應由葡萄牙及支持葡萄牙的國家負擔。

一四七. 蘇聯將繼續支持受壓迫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與實現獨立鬭爭的政策。

一四八. 根據此項政策, 蘇聯代表團充分支持波蘭與保加利亞於大會本屆會議所提出的決議草案。該決議草案為安哥拉問題的解決打開了一條路, 而這個解決也是公道而充分符合聯合國憲章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宣言的。我們堅信凡是有意使這個問題獲得和平公道解決的人亦定必支持該決議草案。

一四九. 主席: 遵照本人上星期所宣佈〔一〇九〇次會議, 第一段〕, 欲就此問題發言者名單業已截止。現在還有三十六位代表要說話。我希望在大會全體代表合作之下, 我們能够於本星期結束辯論, 然後也許可以審議決議草案並於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星期一完成討論。屆時第一委員會或可處理議程上另一項目。

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

## 第一〇九四次會議

A/PV 1094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 主席致辭

一. 主席: 首先我要就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所提及的特設十七國委員會向大會發表一項重要聲明。大會當記得它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在本屆會中通過這項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的決議案的。

二. 大會在這項決議案的第三段決定“設立一特設委員會, 委員十七國, 由大會主席在本屆會提名”。

三. 遵照這項決定, 經過幾次的磋商, 並計及確使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席位依照公勻地域分配原則分配的需要, 我現在可以把我提名為這個委員會委員的十七國的名單告知大會如下: 澳大利亞、柬埔寨、衣索比亞、印度、義大利、馬達加斯加、馬利、波蘭、敘利亞、坦干伊喀、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及南斯拉夫。

四、如果沒有異議，我便認為大會已察悉我遵照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第三段所作的這項決定。

決定如議。

## 議程項目二十七

###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五、主席：我要請大會注意：四十國所提的第二個決議草案[A/L.384]剛纔已予分發。

六、Mr. BA (茅利塔尼亞)：解決安哥拉問題的最大障礙在於葡萄牙政府拒絕承認安哥拉問題的存在，正如它不多幾年以前拒絕承認非洲大陸民族獨立的趨勢一樣。紐約時報曾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以“葡萄牙的夢中世界”為標題的一篇社論中強調這項事實。時至今日，葡萄牙政府亟宜採取一種較為現實的立場，承認全世界幾乎一致譴責的事態而放棄在距今遙遠的葡萄牙稱雄一世的時代造成葡萄牙的威望的落伍政策。Moktar Ould Daddah 總統曾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向本大會發表的演說中說：

“還有葡萄牙繼續相信殖民帝國將永遠綿延下去，因而拒絕接受今日世界的要求，我們對它又將下什麼論斷呢？葡萄牙絕沒有理由希望國際社會予以和善的、諒解的反應。沒有東西可以為葡萄牙軍隊對勇敢的安拉哥人民所犯的殘害人羣罪作辯護。”〔第一〇五六次會議，第三十八段。〕

七、我要代表茅利塔尼亞代表團向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表示慶賀。它所提出的報告書[A/4978]使人明瞭安哥拉人民所忍受的許多苦難，諸如棉花栽植場的強迫勞役，那可怕的每年人頭稅，也就是先前所謂土著稅，其稅額因地區而異，這是對所有自十六歲至六十歲的男子一體征收的。如果這些人無力繳付，他們就被關進牢獄，他們的妻子兒女必須設法拼湊所需的稅款。葡萄牙政府絕對沒有使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輕便一些，因為它不准該小組委員會前往安哥拉實地調查。不過，這件報告書卻已載有足够的恰當情報，使人有理由斷然譴責葡萄牙人在安哥拉的作為。

八、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非洲及馬拉加西聯盟在塔那那利佛舉行會議期間曾對葡萄牙殖民地問題加以審議。它們在九月十四日發表的決議案中宣稱聯盟譴責葡萄牙，建議聯合國所有會員國與葡萄牙

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擔允以物質及道義援助給予起而反叛的民族主義者。

九、茅利塔尼亞對這個問題採取堅定的立場。我們認為問題的和平解決不僅需要法律地位及行政有所改變，而且必須立即採取切實措施準備該領土達成自治及獨立。聯合國必須朝着這個方向採取步驟。說到這裏，我要徵引塞內加爾總統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發表的演說：

“安全理事會竟採用雙重標準，它對葡萄牙及南非連最低限度採取經濟及外交措施都遲疑不決，而同時卻決定對卡坦加使用武力，不免使我感到驚愕。這種舉動豈不可能導致下列假定，即沙拉查先生及 Mr. Verwoerd 所以受到這種優容莫非由於他們是歐洲人的關係？”〔第一〇四五次會議，第五十段。〕

一〇、所以葡萄牙人堅持相信只要他們堅忍不屈，他們便可以在非洲的心臟地帶建立若干非洲人居住的葡萄牙擴張區，我們對於他們這種枉費心機、不合時代的希望，實在有加以破除的責任。在今天要迫使一個人口總數超過四百萬人的民族接受一項強加在他們頭上而為他們所不同意的法律乃是不可能的事。法律不管怎樣盡善盡美，不管怎樣出現奇蹟，總不能把一個非洲人變為一個葡萄牙人，或是把一個葡萄牙人變為一個非洲人。這事使我聯想起本國有一句為大家所熟知的諺語：蜥蜴縱使生活在水中也決不能變成鱷魚。

一一、葡萄牙政府准許巴西——它的另一個殖民——獨立顯得它的態度更為明智。為什麼它今天不肯了解像它們大多數已經獨立的非洲同胞一樣，安哥拉人民渴望着獨立呢？我們聽到了巴西代表在這裏所作的動人呼籲，他在他的陳述〔第一〇八八次會議〕中要求葡萄牙政府接受歷史演進的自然趨勢，並採取一項政策，使安哥拉成為創造性活動的中心而不是製造仇恨及憤慨的場所。

一二、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的少年非洲週刊中，我們看到了 Mr. Roberto Holden 的一項陳述，原文如下：

“六月初，葡萄牙方面趁着雨季已過的有利時機，集中他們在我國的大部兵力以期制服我們的運動而使壓迫制度持續下去……他們對我國人民所進行的戰爭的殘酷是難以想像的。葡萄牙政府派遣了六萬以上的葡萄牙兵前來徹底消滅我們。他們立即下令出動坦克及軍用飛機數十架對

平民作戰。他們向村莊投下無數炸彈，居民死亡者以萬計。這就說明了何以手無寸鐵的平民死亡者達五萬人之多。”

一三．葡萄牙政府對於所有自由國家的一致懇求如何可以繼續充耳不聞呢？法蘭西不到兩年而准許十五個國家獨立，聯合王國對於它先前的殖民地也同樣採取寬大為懷的政策，葡萄牙怎能不仿照它們兩國的榜樣呢？

一四．我們無意專事抨擊葡萄牙的政策。適正相反，我們尊重葡萄牙的政策；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它對於民族獨立的不可改變的趨勢所採取的褊狹盲目的態度。Moktar Ould Daddah 總統已把茅利塔尼亞政府的立場表示得十分清楚，當時他曾向大會宣稱：

“我們正式宣佈這些國家有達成獨立的毫不模稜的權利並不是因為我們有計劃地反對葡萄牙”——他是特別指安哥拉而言——“而是因為我們的外交政策是以這項原則為基礎，是因為這個問題將決定葡萄牙與非洲國家間的未來關係。”〔第一〇五六次會議，第三十九段。〕

一五．難道用得到我在這裏重提設置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出葡萄牙政府未就受其管治的領土包括安哥拉在內遞送情報的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最後還有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嗎？請容我徵引後項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第四段：

“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各種壓制措施概應停止，使彼等能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獨立之權利，其國家領土之完整應受尊重。”

一六．葡萄牙對大會這三個決議案一概置之不理。今天我們要求大家傾聽我們的呼籲，我們並且深望在座的多數代表將會支持我們而投票贊成我們剛纔所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4]。

一七．Mr. DE PINIES (西班牙)：西班牙代表團在很多代表已經發言並且聽到了一些大不相同的意見後纔參加了這項關於安哥拉情勢的辯論。我們也曾研讀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A/4978]和在這次辯論開始後不久分發的葡萄牙代表團對該項報告書所提的評議[A/5082]。

一八．大體上我可以說，雖然很多代表團的動機是建設性的——一般說來西班牙代表團對這些代表團最為慎重注意——理智往往聽從激情的支配，因而顯

然缺乏客觀態度。葡萄牙把西方文明帶到了很多國家，在世界歷史上創下了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範例，而今天卻成了苛刻的批評和責難的對象。更加嚴重的是為了企圖在關於安哥拉北部事件的一幅“上天啓示般”的圖畫中把葡萄牙人描繪成——如葡萄牙代表 Mr. Garin 在他幾天以前的陳述〔第一〇八八次會議〕中所說的——“野蠻人、兇手、侵略者”把事實都歪曲了。

一九．西班牙代表團對於這個極其值得尊敬的國家竟須這樣受人指控和侮辱，引為憾事。不僅如此，在這次辯論中有人甚至於說葡萄牙對於該國國民視其為土著或非土著而異其待遇，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生活方式的差別遍及安哥拉生活的所有各方面，也就是各種歧視慣例的基礎。葡萄牙連同我的本國以避免歧視及與所有種族、血統混合為世界樹立楷模而如今竟有人對葡萄牙發出這種指控，這實在是無法解釋的事。試問在創建新國的其他國家中，有那一個國家有這樣高超純潔的紀錄可以誇耀？事情何以要做到這樣極端？葡萄牙何以要受到這種攻擊？外界的觀察家對於很多代表團欠缺客觀態度，拋開我們審議的本題而轉論其他問題，因而使辯論徒勞無功，必定會感到詫異。我們認為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二〇．西班牙代表團在檢討安哥拉問題時將集中注意其中最為各代表團所注意的兩方面：各種原因及情勢所造成的騷動以及廢除殖民主義現象。根據不同的說法，造成導致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導致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的辯論並導致大會設置小組委員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的事件，其起因是很分歧的。

二一．小組委員會聲名卓越的委員們辛勤作成的報告書的第七十九段引述葡萄牙政府的報導稱“這些事件並非意料所及，乃是少數受外國指使的人士的作品”。小組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八十六段中認為“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襲擊盧安達監獄事件乃是地方人士所組織”，接着又說“這種行為可能因為得悉非洲大陸其餘地區民族主義的覺醒及全世界的政治發展而受到鼓勵，參與其事的若干人士可能與在安哥拉境外公開活動的安哥拉政治集團具有親密關係”。這一切都導使我們斷定這些事件並不是預料得到的。

二二．這些事件一旦發作，它們就按照大會所熟知的方式開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地方。我們不應受以政治理由來為不分皂白實施的極端暴力行為作辯護的引

誘，有時其受害者是無辜的婦女和兒童。這些行為是根據任何道德標準都應該受譴責的，我們必須正式作這種聲明。

二三．從這些事件發生以後，已經過了很久個月的時間——事實上大約已有一年——並且如 Mr. Garin 在不多幾天以前所說的，“國際新聞界是向來都渴望着不愉快事件的新聞的，也已好久沒有報導關於安哥拉的任何特殊情事了”，這一點也是事實。我們有理由假定安哥拉正在恢復正常狀態中。

二四．關於問題的另一方面，西班牙代表團相信西班牙充分有權陳述意見，因為我們在國家誕生的歷史中發揮了我們的任務，這是無可否認的事。

二五．關於安哥拉情勢的辯論產生了若干決議案，其中包括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該決議案促請葡萄牙政府迅速考慮在安哥拉採行措施及改革，並設置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由玻利維亞的 Mr. Salamanca 擔任主席，擬具了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報告書。隨後安全理事會也通過了一項決議案，<sup>1</sup>重申早先的決議案，並表示希望可以為安哥拉問題覓得和平的解決。這一段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代表該決議案的建設性方面，這是我們極力要強調的。讓我們幫助覓得一個解決。

二六．可是我們要回到廢除殖民主義現象問題。我們不應忘記新民族先須達到充分成熟的程度纔可以加入國際社會；爲了這項理由，西班牙代表團歡迎表示有意與葡萄牙合作盡量協助促進安哥拉人福利的國家所作的非常富於建設性的貢獻。

二七．對於葡萄牙在安哥拉所做的那麼多的工作不能熟視無睹。讓我們姑且概略地檢討一下。安哥拉的經濟發展程度要比有些人所暗示的高得多。這種事實是可以從小組委員會本身的報告書和官方出版物諸如聯合國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非洲一九五〇年以來經濟概覽”推斷出來的。盧安達及洛比托兩海港與非洲他處最好海港相比較並無遜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行發展計劃下每人平均投資是每年六·一〇美元，只有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及迦納超過這個比率。每一千平方公哩的鐵路線長度與剛果(雷堡市)相等，較喀麥隆，前法屬赤道非洲、前法屬西非及馬達加斯加等地尤有過之。一個龐大的經濟計劃正在推行中，水力發電的堤堰、鐵路、公路等等也正在興建中。

<sup>1</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二八．他們提出各種法律及社會改革。安哥拉的大學教育不久將成爲事實，因爲葡萄牙政府正在積極考慮設立大學。同時，在這方面雖有人提出種種非難，但今天仍有二千五百以上的非洲學生在歐洲大陸的葡萄牙大學就讀乃是事實。

二九．關於規定安哥拉人民地位的法律，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兩年多以前，各種專門機構開始檢討上年度所通過的許多立法措施，其中包括廢止關於幾內亞、安哥拉及莫桑比克三省葡萄牙籍土著人民地位的命令法及頒佈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的第四三、八九三號新命令法，後項法律事實上完全廢除“土著人民”制度，而使所有葡萄牙人在法律的前面享受同樣的權利，擔負同樣的義務。目前所有葡萄牙人都可以選舉和被選舉爲國民大會代表，並透過國民大會而選舉共和國總統。在安哥拉他們參加市機構和參議會議員的選舉。事實上現時安哥拉出席國民大會的代表都是出生海外的，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非洲種。

三〇．這是葡萄牙已做的工作，葡萄牙正在進行的工作，也是我們認爲它應當繼續進行的工作，因爲它的歷史和利益使它負有促進和發展安哥拉居民福利的神聖責任。

三一．聲稱國際秩序受到了殖民主義的威脅，如有人在本大會內所這樣做的，乃是忽視殖民國家的功績和它們所建立的很多國家——我們甚至可以說世界上的多數國家。但讓我姑且專說現在吧！人們只須向本大會看一看便可以明瞭自聯合國成立纔十六年的今天已有多少新民族踏上世界舞臺，這是使我們這些屬於比較古老的國家的人們極感滿意的事。

三二．因爲我們不接受廢除殖民主義必須與建立物質及法律標準使新民族得以進入國際社會的國家衝突而藉暴力來實現的定律。這是典型的共產主義的定律，旨在推翻標準而促成全世界的混亂。

三三．像這樣沒有充分準備而達成的獨立實在太危險了。一個民族的首項需要是在發展其社會結構和作育必要的幹部，俾便在時機來到的時候它可以實行自治和建立可以據以求取進步的政治安定。當西班牙離開美洲的時候，它在那裏爲各種生活部門留下了穩固的基礎，各民族具備控制它們自身命運的能力，賦有使國家得以進步的要素：公私社會機構、會社及職業學院及大學等等。

三四．可是今天我們卻發現聯合國本身陷入了一種嚴重的情勢。很多人相信聯合國的政策應當是向煽

動主義屈膝而對侵略卻不予抵抗。實際上，國際社會及代表國際社會的本組織的成熟程度將表現於促進國際間正義、進步及和平的貢獻。國際生活的政治活力不能建築在不顧合法利益、不顧法律規則所提供的安全及不顧條約的效力上面。撇開葡萄牙的權利和要求不談，安哥拉在歷史的現階段除了葡萄牙在場以外看不到任何其他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有葡萄牙在場纔可以確保非洲這個地區的發展及其完全人格的實現，而讓歷史在相當時期決定它的最後演進將採取什麼形式。在本大會中已有好幾位發言代表表示過這種意見而並沒有斷然要求過早獨立，以致在一個尚未準備成熟開始這一個歷史階段的國家引起混亂狀態。

三五. 好多次有人提到葡萄牙缺乏合作精神；我們不同意這種意見。西班牙代表團認為去年十一月一日葡萄牙代表向第四委員會所作的陳述特別值得重視，他在該項陳述中說：

“葡萄牙幾乎是所有專門機關的會員國，也是三個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國：它常常接到請求要它與若干職司委員會合作，其中包括人權委員會在內，它也始終不變地對這些機構給予支持。它向來履行由於它的參加而自由承擔並且在各該機構的憲法或規則中所明白規定的責任和義務。例如最近聯合國有一個會員國向國際勞工組織提出控訴，指稱葡萄牙不遵守勞工組織關於廢除強迫勞役的第一〇五號公約的規定，葡萄牙是批准該項公約的，它便曾接受勞工組織理事會所委派審查這項控訴的委員會。同樣，在一九六一年七月，非洲經濟委員會的一位職員曾遵照該委員會決議案二十六(三)前往莫桑比克作廣泛的視察，以便如該決議案所要求，調查種族歧視慣例的經濟及社會後果。”<sup>2</sup>

因此，我們不能說葡萄牙不與聯合國合作。

三六. 我們如果追述美國代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第四委員會所作的評述也不無裨益，當時他曾說：“葡萄牙政府在它的領土內引入了若干改革，有些人說這些改革未免‘太少了’，另一些人則說這些改革來得‘太遲了’。雖然如此，重要的改革究竟是開始了，我們不能由於非難改革的程度而予人以這些改革不受欢迎的印象，因為這樣將損害土著人民的利益。”<sup>3</sup>

<sup>2</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第四委員會，第一一九三次會議，第二十四段。

<sup>3</sup> 同上，第一二〇一次會議，第六段。

三七. 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的最後一段提到了葡萄牙所面臨的兩個選擇。我們要促請大家注意這兩個選擇中的第二個——我們認為在這裏沒有提及第一個選擇的必要——其中力促葡萄牙“採取措施安撫居民，確保難民歸返並與安哥拉人民建立新關係”。難民的返回已是既成事實。本年一月十一日，聯合國秘書處分發紅十字會聯盟所發表的新聞一則如下：

“紅十字會聯盟本日宣布：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紅十字會聯盟駐剛果首席代表 Mr. Jorgen Nørredam 及副首席代表 Mr. Gösta Streijffert 應葡萄牙紅十字會及葡萄牙政府之請在安哥拉完成了一星期的訪問。訪問期間他們可以自由檢查葡萄牙紅十字會所設立協助自剛果返回難民的接待所。紅十字會代表趁此機會研討該地區現有一般情況，並訪晤 Maquela do Zombo, São Salvador 及 Pedro do Fertico 民政及軍政當局，這是現時麇集在布馬與提斯市之間地區的大多數難民所來自的地方。

“聯盟代表發現接待所設備完善，足以供應回返至本國的難民的急救需要；它們的設備中包括救護車，隨時準備撤退患病人民至附近醫院。在接待所工作的職員有權購置供養難民所需的任何食料。

“可是紀錄顯示沿着通達剛果邊境的幹路設立的這些招待所僅有比較少量的難民經過。當局說明回返卡孟那及達馬地區的三萬名難民都是沿着通過叢林的小徑行進的。”

三八. 這項報導所敘述的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事，現又過了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很可以假定目前情勢已經恢復常態。如我們所已經表明的，小組委員會所說起的與剛果人民建立新關係一節已因葡萄牙政府正在採取的所有各種措施而告實現。因此，我但願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勇往直前地合作，不模稜兩可，也不專斷地企圖破壞人類的文化進展過去所產生和將來可能繼續產生的豐碩的成果。所以西班牙代表團不相信這個問題因為通過了若干旨在對葡萄牙政府施加壓力的決議案便更加接近解決；我們深恐幾天以前波蘭及保加利亞所提的決議草案[A/L.383]其目的是在促成事件和激起新的騷動，以求葡萄牙在非洲的文化及人道的特徵趨於消滅。西班牙決不能眼望着葡萄牙文化及葡萄牙語文在非洲大陸絕跡而漠不關心。

三九. 所需要的是我們大家都應當同意給予葡萄牙時間，使它得以繼續採取它認為可能改進安哥拉人民的幸福，確保安哥拉的發展，並且如我們先前所說的，發展安哥拉的完全人格的任何措施。

四〇. Mr.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 我相信再度為葡萄牙抉擇長留在夢想世界而感到駭異的不只是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而已。在這個夢想世界中，虛幻的故事變成了事實，而事實倒反變成了虛幻的故事。在這個夢想世界，所謂白人教化人類的責任依然被認為是一種現實；我們實在不能不想知道葡萄牙是否聽到過一七七六年也就是近兩世紀以前“震驚全世界的鎗聲”，更不消說它今天在亞洲及非洲的反響了。

四一. 然而，對於葡萄牙代表在第十六屆大會第二期會議的開幕日所作的異想天開的陳述，有一點是我們可以同意的。在今天的革命世界中，葡萄牙確是幾乎處於孤立的境地。對於種族平等及民族自由問題，葡萄牙在聯合國內確是幾乎處於孤立的境地。但這並不是因為世界或聯合國對葡萄牙取敵對態度，而是因為葡萄牙背棄世界和聯合國。如果葡萄牙陷於孤立或是感到自身陷於孤立，那是因為葡萄牙拒絕進入這個二十世紀的世界。當然，它在思想上及態度上繼續背離聯合國遠較它今天在形體上背離本大會更加令人惋惜，令人不安。

四二. 因此，雖然我們對於一個力圖在陳舊的過去護持自己地位的國家的景象可能感到詫異甚至感到可憐，我們同時卻不能不對這項萎縮政策所可能導致的後果表示我們的嚴重關懷和恐懼。試問是否可能與一個決心在思想、行事和發言上以過去時代的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的國家就今日的問題獲致和平解決呢？此刻想以勸說和呼籲改變葡萄牙的心意是否還不太遲呢？

四三. 這些是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中所呈現的迫切問題，該報告書促請葡萄牙，幾乎是懇求葡萄牙承認安哥拉的人格，順應世界輿論，接受改變，並且不要等待得太遲便訂定和推行確是可以達成持久的和平解決的辦法。

四四. 雖然葡萄牙政府採取消極態度，但小組委員會委員們仍能勤勉地客觀地完成他們的工作，我的確要代表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對他們表示十分感佩。

四五. 凡是仔細審閱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的人，凡是獻身於聯合國的崇高宗旨及理想的人都不能再懷疑安哥拉是一個最惡劣的殖民主義的例案研究。殖民主義的一切罪惡今天都能從這塊不幸的領土中找到。

四六. 安哥拉是居民被當作外國人看待，要享有基本權利就必須採取一種外國人的生活方式的一個領土，在這個領土內，自治、自決或獨立的要求都被視為顛覆活動而受到嚴厲的壓制。

四七. 安哥拉是一個實行通行證制度的領土，是一個行“笞杖刑”(palmatoria)——指上面有小孔有時並釘上鐵釘的木板——的領土，是一個使用“皮鞭刑”(chicote)的領土；在這個領土內，“土著居民久已認為笞打和逮捕是家常便飯”[A/4978，第二二七段]。

四八. 安哥拉是記錄土著工作和實行強迫勞役的一個領土；在這個領土內，連孕婦都受僱用在公路上擔任笨重的工作；在這個領土內人民無分晝夜隨時都可遭逮捕，有時住宅也被強迫侵入；關於這個領土，一九六一年國際勞工會議曾指出“截至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為止，為種植作物、從事公共工程及徵稅起見，仍准許藉助若干種強迫勞役”[同上，第二七二段]。

四九. 安哥拉是一個經過五個世紀的所謂教化使命還沒有一所高等學府的領土；在這個領土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學生——這個百分比與未同化非洲人的百分比恰正相同，這並不是一種偶合——在十三歲至十四歲之間輟學；在這個領土內，種種障礙和歧視阻擋了土著居民受教育的途徑。

五〇. 最後，安哥拉是在栽植地制度之下非洲人“因當局對法律作不公允的解釋或違反法律而被剝奪大部分土地……往往是最好的土地”[A/4978，第三三七段]的一個領土；在這個領土內，“葡萄牙和永久定居在那裏的歐洲居民幾乎全部控制了經濟企業的管理及出資”[同上，第三四七段]，而“大部分非洲人民則從事餬口農業或非技術工作”[同上，第三四九段]；在這個領土內，經濟的增長及發展使安哥拉的葡萄牙社區及葡萄牙的經濟深受其惠，但無補於安哥拉人民本身的經濟情況。

五一. 這是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可憎現實，呪誦崇高原則和意向也不能掩蓋得住的。然則此種情勢的導致公開抵抗有什麼可怪呢？用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的字句來說，“限制與外面世界接觸的措施、武力示威及壓制嫌疑份子已不再能阻止繼續不斷的騷動和抗議”，而“……只有加深緊張情勢和促成暴力衝突”[A/4978，第一三八段]。

五二. 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因為無法和平地表示政治意見，先是被迫從事秘密活動或逃亡國外，接着更不得不採取直接行動以求安哥拉人民自葡萄牙壓迫之



下獲得解放。他們今天的鬭爭是所以順應安哥拉人民要求表達政治意見和終止幾百年來的征服、困苦和剝削的普遍願望。他們的目的是要為安哥拉人民獲得自由過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權利——這也是每一個民族的權利。可是，雖然積怨如山以及過去和現在的種種恐怖，安哥拉民族領袖依然願意尋求和平解決，假如葡萄牙政府的態度許可和平解決的話。

五三．然而截至目前為止，葡萄牙政府的反應卻是加強其在安哥拉的壓制政策。它增派軍隊及配備至該領土去消除那些它稱之為——雖然這是騙不了任何人的——“罪犯”、“恐怖份子”當然還有“共產黨徒”的人。葡萄牙不但毫不表示有意或樂願遵照聯合國的目標及本大會一再作成的具體建議來談判和平解決，反而對安哥拉全體人民發動復仇戰爭和殲滅戰爭。

五四．葡萄牙代表在他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向本大會〔第一〇八八次會議〕所作的陳述中引述安哥拉民族領袖就死亡人數所提供的若干數字，企圖盡量減輕葡萄牙政府對於安哥拉慘重的生命損失和財產毀壞所負的責任——人們還可以加上它的羞恥。可是這些數字縱使正確的話也僅僅是指實際戰鬥員中的死亡人數。葡萄牙代表所沒有提及，而且保持緘默跡近欺騙的是安哥拉平民間的死傷人數。然則平民——男、女及兒童——的生命損失又如何呢？

五五．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也戳穿了葡萄牙這種緘默的煙幕。它特別提及：

“…綏靖的軍事措施諸如轟炸反叛份子集中的可疑村莊和區域，包括使用燒夷彈在內，造成了無辜人士的死傷——包括越境逃命的人士在內——及土著人民財產的毀壞。很多難民到達剛果時都受着槍傷和刺刀傷，有的則被燒傷。其中有些人說他們在成羣結隊逃走時不分皂白地受到了襲擊”〔A/4978，第一二六段〕。小組委員會並據悉有“濫施逮捕、未經審訊即予監禁、虐待囚犯及囚犯失蹤或未經正常法律程序即將囚犯處決情事”〔同上，第一二八段〕。

五六．小組委員會對於下列報告表示特別關懷，即壓制與報復往往是以受教育人士為對象，因為葡萄牙當局懷疑他們是土著人民的實際或潛在領袖。

五七．與我們所聽到的葡萄牙代表的說法相反，小組委員會據難民自身——我重複一遍據難民自身——報告，“他們是因為葡萄牙人採取的行動或是為了恐懼這種行動而逃亡的”〔同上，第一一五段〕，因為

他們或者已是葡萄牙人所施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是因為主張獨立而恐懼懲罰。

五八．安哥拉的衝突促成了將近十五萬的難民自該領土出亡。這事第一是證實了小組委員會結論所稱“所牽涉的問題遠超過通常的擾亂公共秩序的正確”〔同上，第一一三段〕。其次是它使小組委員會所作的評價——即衝突的繼續似已導使國際磨擦加深，並可能導致嚴重國際事變——更有分量。最後，也許最為不祥的一點就是幾達十五萬人的逃亡與葡萄牙政府宣佈將盡量優先處理葡萄牙人向其非洲殖民地包括安哥拉在內移殖事宜一舉不能謂全無關連。我們必須鄭重質問葡萄牙在安哥拉促成難民集體移徙的恐怖統治是否是一種有計劃的步驟，旨在促成和便利實現它在該領土安置“士兵移殖者”使葡萄牙主權永遠持續下去的公開宣示的意圖。

五九．鑒於葡萄牙政府的這些官方聲明和它的不肯承認殖民地問題及安哥拉人民達成獨立的權利——以及葡萄牙政府的一般消極態度，它的不與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合作和它最近對本組織會員國所表現的輕視——即使像巴西代表這樣一種冷靜而又動人的呼籲能否發生意想中的效果，都實在令人發生疑問。

六〇．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繼續希望和呼籲葡萄牙政府徹底改變態度。為了所有各方的利益，我們一定要希望葡萄牙注意小組委員會所發出的警告，即軍事措施不能重建持久的和平，正如它不能消滅最近騷動的根本原因一樣，而祇有造成更深的冤仇；也要希望它承認必須“立即改變態度，由信賴武力而變為覓取順應人民願望的和平公正的解決”；還要希望它切實注意其中的下列結論：

“安哥拉問題的和平解決不僅需要根本改革立法和行政，而且需要訂定準備該領土自治及行使自決權的計劃。”〔同上，第四七八段。〕

六一．小組委員會相信“承認安哥拉的人格，領土居民利益至上，承認對安哥拉適用自決原則和立即採取步驟準備安哥拉自治的需要並不違反葡萄牙人民的重大利益或歷史使命”〔同上，第四六九段〕。

六二．可是很惶愧地我們要說所牽涉的實有過於此者。我們相信並且確信採取這些步驟不僅符合葡萄牙人民的重大利益或歷史使命，不僅“與承認種族平等和葡萄牙公開宣示的哲學完全一致”，而且構成葡萄牙人民和國家在聯合國憲章下所承擔的神聖義務。因此

我們籲請葡萄牙不僅要了解它自身的重大利益，而且還應履行它對世界社會的神聖義務。

六三．然而同時我們也並不是不明瞭現實情況。我們根據自身的經驗知道呼籲——即使是像葡萄牙的兄弟之邦的巴西所作的這樣重要呼籲——的本身未必即能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從我們本國的獨立鬭爭得悉欲求此種性質的殖民地問題達成和平解決，尚須具備其他兩種要素。

六四．第一，各民族領袖及民族運動必須堅定不移地團結一致。他們雖然在可能從事談判時願意進行談判，但如有必要，他們也必須準備作戰——為民族自由與獨立而作種種犧牲甚至捐軀。這種目標的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在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注意到所有民族組織“都主張立即進行改革並使安哥拉實行自治或自決”深感興奮。我們確信在未來的歲月中這種團結只有更加加強，並將表現於所有安哥拉民族集團為促進在一個獨立統一的安哥拉之下該國人民的福利而進行的共同協力的鬭爭中。

副主席 *Mr. Ortiz Martín* (哥斯大黎加) 代行主席職務。

六五．第二，葡萄牙政府的盟國及友邦必須行使友好而有效的壓力，迫使該國政府改變其現時的行徑而遵依本組織的目標和理想。此種壓力應包括限制一切武器運輸，並於必要時施行經濟制裁。

六六．鑒於日益惡化的安哥拉情勢極度嚴重——已經有人把這種情勢描述為“殘害人羣性質的種族衝突”——聯合國且有出而過問的義務，務求促成衝突的停止，並使安哥拉問題能依照本大會最近發表的歷史性宣言達成和平的解決。

六七．為達到此項目的，聯合國必須積極設法發動安哥拉民族領袖與葡萄牙政府代表舉行有效果的談判。依此類推，這也就是說現時被囚禁或拘留的所有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必須立即予以釋放，其被迫逃亡在外者必須准其平安回返他們的家園。因為毫無疑義，只有說服葡萄牙立即停止對安哥拉民族主義者的壓制措施，尊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及其自由尋求實現其獨立的正當企望，我們纔能促成小組委員會所表示的希望——我們完全同情這種希望——的實現，即“聯合國及其會員國可採取其他適當措施勸說及協助葡萄牙政府與安哥拉人民採行遵照憲章求取和平解決的政策”[A/4978，第四七四段]。

六八．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就是為了這些理由而參加提出非亞國家的決議草案[A/L.384]的，並將支持波蘭及保加利亞就安哥拉情勢問題所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3]。

六九．*Mr. TSEVEGMID* (蒙古人民共和國)：本屆會討論安哥拉情勢問題正合時宜，此舉在目前不僅對安哥拉人民的命運關係重要，而且對為自身自由和獨立而正在向殖民統治進行英勇鬭爭的其他殖民地及未獨立國家人民的命運也是同樣地關係重要。這便是全世界所有正直人士的目光所以都集中在安哥拉的原因所在，在那裏，肅清不名譽的殖民主義制度的殘餘的問題正在待決中，這種制度是他們帶着輕蔑的態度加以譴責的，他們要求斷然根除這種制度。

七〇．在近年來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普遍發榮滋長的环境中，安哥拉人民從葡萄牙殖民者的手中扭取自由獨立的鬭爭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我們大家都知道，安哥拉問題是去年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中都審議過的。

七一．葡萄牙當局不顧聯合國的公正決定，還在加強他們的壓制措施，企圖懾服安哥拉的愛國分子，並且用血海來淹溺民族解放運動，這是不可能成功的。

七二．聯合國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為了強調給予安哥拉自決權的需要，曾在其報告書[A/4978]中說：“葡萄牙不僅不給予安哥拉人民此項權利，而且還在使用武力壓制獨立運動”。

七三．有很多事實證明他們對安哥拉土著人民所施行的殘酷的報復。例如，我們從安哥拉人民聯合會的節略讀到自一九五九年起，葡萄牙當局為努力壓制解放運動起見，一直都在對安哥拉土著人民厲行流血的恐怖政策：

“葡萄牙士兵及當地殖民當局舉行真正的抓人運動。這些士兵的犯罪勾當包括隨時實行兜捕，以便使他們的監獄中充滿民族主義分子，其中很多人都受到殘暴的待遇。還有一些人則被處以種種不人道的酷刑諸如以電鑽鑿穿他們的手掌等等。最後，還有很多人更被慘無人道地屠殺了。”

七四．在安哥拉，非洲居民既被剝奪一切權利，又遭到殘酷的剝削。非洲人命運注定要服強迫勞役，這種與奴隸制度無別的強迫勞役制度的施行方式既非常殘酷，而且施行的範圍也十分廣大。



七五．“展望”雜誌(Look)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那一期載稱：

“……安哥拉的黑人受着一個既殘酷而又警覺的政權的抑制。單是談論獨立便可以導致坐牢很多年。……黑色工人一經僱主請求便可以受到葡萄牙警察的拷打，而且往往受到僱主本人的拷打。……強迫勞役不止適用於男子……婦女和兒童也充任強迫勞役。”

七六．在同一雜誌中，Ernest Dunbar 徵引一項陳述說：“在今天，強迫勞役與十足奴隸制度是無法區別的”。

Mr. Slim (突尼西亞)回任主席。

七七．很多國家代表，特別是非洲國家代表，根據無可反駁的事實令人折服地向我們證明專斷蠻橫、毫無法紀、飢餓和貧窮的情形籠罩着安哥拉，土著居民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七八．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過去曾遭受過外國統治，很記得也很了解殖民主義及其令人憎惡的後果。他們對安哥拉人民的命運不能長此漠不關心，他們堅持要求安哥拉葡萄牙殖民當局遵從聯合國決議案，傾聽世界輿論的嚴肅呼聲，最後並一舉而斷然停止他們在安哥拉的不名譽的行爲。

七九．安哥拉人民在他們求取自由獨立的鬭爭中並不是孤立無援的。非洲及亞洲國家的人民，所有愛好自由的民族以及整個進步的人類都和他們站在一起。

八〇．安哥拉是不幸至今仍處於殖民地地位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因此安哥拉人民正爲實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所鄭重宣布並經大會本屆會予以重申的獨立、建國及民族自由的原則而從事鬭爭。

八一．可見討論安哥拉情勢問題同時也就是討論爲實施上述宣言規定所應採取的切實措施，該宣言強調各民族之受異族統治與剝削乃是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且是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障礙。該宣言宣布有立即無保留地終止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之必要，而且承認殖民地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合乎正義的舉動，同時譴責殖民主義，認爲這是一種可恥的制度，必須使其絕跡於世界。

八二．上述宣言第四段稱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各種壓制措施概應停止，使他們能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獨立的權利。

八三．宣言第五段關涉託管及非自治領土，內稱“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八四．很明顯地，所有這些規定都完全適用於安哥拉，因爲安哥拉人民正爲求取自由及民族獨立而從事正義的鬭爭，但葡萄牙政府則公然拒絕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而在安哥拉訴諸恐怖及殘酷的壓制手段。我們在一月十五日聽見葡萄牙代表提到據說是從國外派去的神話式的恐怖分子及罪犯，猛烈抨擊我們的組織，並且冷酷地企圖使我們信服在安哥拉一切都已回復常態，那裏充滿着和平安謐的氣象。

八五．可是大家都明瞭這並不是恐怖分子和罪犯襲擊警察和當地居民問題而是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安哥拉人民起而反抗葡萄牙壓迫者及殖民者問題。目前這項人民運動在繼續擴大和增長。葡萄牙殖民者一面企圖向世界輿論隱匿事態真相，一面卻向安哥拉爭取自由獨立的鬭士發動殘酷的殖民戰爭。這也就是他們所以拒絕聯合國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的理由所在。

八六．爲圖制服安哥拉人民起見，葡萄牙正源源不斷地派遣大批士兵及軍官至該領土。根據“紐約時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報導，葡萄牙在安哥拉所保持的軍隊超過三萬人。當然這還是未盡所言。這支非葡萄牙憑其本身力量裝備得起的龐大軍隊，還配備有葡萄牙自其北約組織盟國獲得的最新式武器。

八七．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強調“過去幾個月中，安哥拉的情勢日趨惡化”。小組委員會並促請注意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所載宣言所稱“解放之過程不能抗拒”一語。

八八．葡萄牙的軍隊及警察對安哥拉人的殘酷壓制，其目的是在保持和延長殖民地制度的存在，使葡萄牙及外國獨佔階級得以繼續剝削人民和掠奪安哥拉的財富，原來安哥拉是葡萄牙在非洲的重要屬地，其面積要比葡萄牙大十四倍，天然資源極爲豐富。

八九．葡萄牙殖民者竭力使土著居民滯留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因此安哥拉文盲所佔的百分比在全世界居第一位。根據文教組織的統計，一九五八年安哥拉

非洲人中文盲佔百分之九十七。在這方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載有一項十足足以表現殖民地政權特性的事實，該委員會述稱：

“小組委員會特別關懷下列報導及控訴，即大批受教育的人士都成了爭鬭的犧牲者，壓制與報復往往是以這類人士為對象，因為懷疑他們是土著居民的真正或潛在領袖。”〔A/4978，第一二九段。〕

九〇．爲了保持它在安哥拉的殖民國地位，也就是爲了犧牲安哥拉人民的民族利益以保全它的贏利源泉，葡萄牙準備作任何冒險，不管如何曖昧黑暗。葡萄牙政府正竭盡全力以保護其殖民地利益。葡萄牙拒絕遵從聯合國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決議案。葡萄牙總理沙拉查先生最近曾宣稱非等待聯合國能反映葡萄牙的利益，葡萄牙將拒絕與聯合國合作，接着還說：

“我不知道我們將否是脫離聯合國的第一個國家，但我們一定是在第一批之列。”

九一．聯合國會員國都尊重聯合國的崇高原則，決不能默許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的專橫統治和罪惡行爲以及葡萄牙政府對聯合國的別具用心的態度。

九二．葡萄牙殖民者對聯合國的決定鄙視不顧，本大會必須對他們的所有這些活動和政策正式予以譴責。目前葡萄牙政府不僅不與聯合國合作以致妨礙了聯合國的合法和正常工作，而且極其彰明昭著地違反了憲章的文字與精神。

九三．在我們的組織內，理智和正義必須勝過一切。葡萄牙殖民地當局在安哥拉進行的殘酷的恐怖運動和明目張膽地違反聯合國的決議案不僅是可恥地貶抑安哥拉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拒絕承認他們的自決獨立的權利，而且造成了對於這個區域的和平與安全的一種真實的威脅。

九四．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爲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急轉直下地促成了殖民地戰爭，聯合國急須

加以約束。它確信我們聯合國會員國責無旁貸必須迫使葡萄牙終止安哥拉的流血事件和葡萄牙殖民地當局的暴行。

九五．聯合國必須將其歷史性的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付諸實施。安哥拉人民求取獨立的正當要求是基於民族自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必須予以滿足。

九六．因爲葡萄牙政府不僅不實施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而且確實違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爲第十六屆大會應請安全理事會從速審議對葡萄牙施行制裁的問題。

九七．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爲保加利亞及波蘭兩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A/L.383〕符合上述宗旨。

九八．同時我們願意指出亞非國家所提的決議案〔A/L.384〕也載有見於保加利亞及波蘭所提決議草案的很多重要規定。其中包括譴責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民所進行的殖民地戰爭；要求終止這項戰爭；要求停止對安哥拉人民所施加的壓制行動；鄭重確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及獨立的權利；籲請葡萄牙實施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決議案等等。

九九．亞非集團所提的決議草案雖有若干缺陷——這些缺陷我們已在這個集團的會議中討論該決議草案時指出過了——但這個草案和保加利亞及波蘭所提的決議草案卻是抱着同樣的目標，那便是說終止安哥拉的殖民地戰爭和准許安哥拉人民獨立。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爲可以參加提出亞、非國家代表團提送大會的決議草案。

一〇〇．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籲請所有衷誠盼望確實廢除殖民主義的國家支持我所提到的那些提送大會的決議案。

午後五時二十分散會